

作家眼

在他的叙述里，生动绵延不绝

——谈谈库斯图里卡小说集《婚姻中的陌生人》

余华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这是我家里最受欢迎名字之一，也是我朋友里最受欢迎名字之一。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导演兼编剧的名字，前年9月我才知道这也是一个小说家的名字，我在米兰的一家书店里看到了他的一部小说集，可能就是这部《婚姻中的陌生人》，费特里纳利出版。我们是同一家意大利出版社，午饭的时候我询问我们的编辑法比奥，法比奥说已经出版了库斯图里卡两本书。

库斯图里卡没有告诉我他写过小说。去年1月26日，我们在一个山顶的小木屋里喝葡萄酒吃烤牛肉，那是在塞尔维亚和波黑交界之处，景色美丽又壮观。我们从下午吃到晚上，夕阳西下之时，我们小心翼翼走到结冰的露台上观赏落日之光与皑皑白雪之光如何交相辉映，光芒消失之后我们冻得浑身哆嗦又是小心翼翼走回木屋，继续我们的吃喝。木屋里库斯图里卡和我，有佩罗·西米柯，他是波黑塞族共和国总统的顾问，说他的总统和库斯图里卡是世界上最受讨厌的两个人，经常在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打电话把他吵醒，有马提亚院士和德里奇教授，还有给我做翻译的汉学家安娜。那是一个美好的下午和晚上，德里奇教授喝着葡萄酒向我了解《许三观卖血记》里的黄酒是什么味道，我不知道如何讲述黄酒的味道，就告诉德里奇下次来塞尔维亚时给他带一瓶。马提亚院士讲述他读过的中国古典诗歌，他背诵了其中一句：“你只要坐在河边耐心等待，就会有一具你敌人的尸体漂过。”我不知道这句诗出自何处，心想翻译真是奇妙，可以无中生有，也可以有中生无，不过这个诗句确实不错。

然后库斯图里卡开车带我们来到一个滑雪场的酒吧，我们坐下后，他坐到壁炉台台阶上，让炉火烘烤他的后背。这时候我想起在米兰书店里看到他意大利文版小说集的事，我告诉了他，并且告诉他出版社的名字，他让我重复一遍出版社的名字，然后叫了起来：“啊，对，费特里纳利。”这就是库斯图里卡，他知道自己的小说在意大利出版了，但是出版社的名字他没有关心。如果我打听他的电影在意大利的发行商名字，他可能也要好好想一想，然后：“啊，对……”

这部《婚姻中的陌生人》里收录了库



《地下》剧照。1995年，库斯图里卡凭借该片第二次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

斯图里卡六个中短篇小说，《多么不幸》《最终，你会亲身感受到的》《奥运冠军》《肚脐，灵魂之门》《在蛇的怀抱里》和《婚姻中的陌生人》。我因此经历了一次愉快的阅读之旅，每一页都让我发出了笑声，忧伤之处又是不期而遇。这部书里读过的故事让我感到那么的熟悉，因为我看过他所有的电影，读过他前年在中国出版的自传《我身在历史何处》，去过他在萨拉热窝童年和少年时期生活过的两个街区，站在那两个街区的时候我想象这个过去的坏小子干过的种种坏事，他干过的坏事比我哥哥小时候干过的还要多，我哥哥干过的坏事起码比我干过的多五倍。

《多么不幸》的故事发生在特拉夫尼克，我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但是我读过伊沃·安德里奇的《特拉夫尼克纪事》，我仍然有着熟悉的感觉。《在蛇的怀抱里》讲述了波黑战争，这应该是让我感到陌生的故事，可是我看过他的最新电影《牛奶配送员的奇幻人生》，这部电影就是来自

这个故事，我还是熟悉。其他的故事在萨拉热窝，有时候去一下贝尔格莱德。我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那个熟悉的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无处不在。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他用生动和恶作剧的方式描写了这个世界。他的生动在叙述里不是点滴出现，而是绵延不绝地出现，就像行走在夜晚的贝尔格莱德，总是听到在经过的餐馆里传出来库斯图里卡电影里的音乐。他的恶作剧在叙述里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和相遇的，如同多瑙河与萨瓦河在贝尔格莱德交汇到一起那样。比如，小说结尾的时候父子两个达成默契，父亲请儿子帮个忙，儿子问什么忙，父亲说：“如果哪天我突然死了，你必须第一个赶到我身边，你得收好我的电话簿，让它永远消失。”儿子毫不犹豫地回答：“好的。”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父子这样两个男人之间的阴谋，是那些母亲和女儿和姐妹们无法探测到的。

《奥运冠军》和《肚脐，灵魂之门》

应该是这部书里的两个短篇小说。《奥运冠军》显示了库斯图里卡刻画人物的深厚功力，一个名叫罗多·卡莱姆的酒鬼，曾经五次获得过前南斯拉夫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比赛冠军，这个热心肠的酒鬼总是醉醺醺地向别人：“我亲爱的，你们有什么需要吗？”他没有一次的清醒，直到最后烧伤后浑身缠着绷带躺在医院里才终于清醒了，但是口齿不清了。库斯图里卡把罗多·卡莱姆的醉态描写得活灵活现。

《肚脐，灵魂之门》是库斯图里卡的《波莱罗》，他把拉威尔的变奏融入阿列克萨这个孩子一次又一次对阅读的抵抗之中，这个短篇小说里出现的第一本书是布兰科·乔皮奇的《驴子的岁月》，最后也是这本书，就像所有的变奏都会回到起点那样，阿列克萨终于读完了人生里的第一本书。为了庆祝儿子读完第一本书，父亲把《驴子的岁月》的作者布兰科·乔皮奇请来与阿列克萨见面，让阿列克萨紧张得说话都结巴了。

当母亲在阿列克萨耳边私语：“跟他说说你觉得《驴子的岁月》怎么样……”儿子回答：“有什么用，他比我更清楚！”

变奏的技法在小说中出现时很容易成为无聊的重复，然而库斯图里卡有办法让重复的叙述引人入胜。库斯图里卡的写作自由自在，没有人可以限制他，就是他自己也限制不了自己。他小说中的情节经常是跳跃式的出现，这可能与他的电影导演生涯有关，很多情节与其说是叙述出来的，不如说是剪辑出来的，所以他笔下的情节经常会跳到一个意料之外的地方，是否合理对他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感受到了讲故事

的自由。在上海的时候，他给我讲过准备拍摄的下一部电影，他讲述了第一遍，又讲述了第二遍，我感觉他是在自言自语，讲述到第三遍的时候，突然里面一个重要的情节逆向而行了，一下子颠覆整个剧情，他的眼睛盯着我，等待我的反应。我说直觉告诉我这样更好。他微笑了，直觉也告诉他这样更好。我看着他，心想坐在对面的这位塞尔维亚朋友的思维里没有边境，他的思维不需要签证可以前往任何地方。他小说中的情节经常是这样，经常会突然逆向而行，就是逆向也会这样。

在前南斯拉夫，在塞尔维亚，很多人认识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前年6月我们在贝尔格莱德的两次晚餐之后离开时，就会有人走上前来请求与他合影，他很配合影迷的请求，眼睛友好地看着镜头。去年1月27日，他开车带我们几个人从塞尔维亚的木头村前往波黑塞族共和国的维舍格勒。冬天的树林结满了霜，漫山遍野的灰白色，我们在陈旧的柏油公路上一路向前。来到波黑边境检查站时，一些车辆在排队等待检查，边检人员认真查看坐在车里的证件和护照，我们的车绕过那些车辆以后放慢速度，库斯图里卡摇下车窗玻璃，对着一位波黑边境的检查官挥挥手，那位检查官看见是库斯图里卡，也挥挥手，我们的车不需要检查证件护照就进入了波黑。

我笑了起来，听到我的笑声后，库斯图里卡的双手在方向盘上做出了演奏的动作，他说：“这个世界上不应该有边境。”

(作者为知名作家)



《婚姻中的陌生人》

[塞尔维亚]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著

刘成富 苑桂冠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库斯图里卡是塞尔维亚作家、电影导演、编剧、音乐家，曾两次斩获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被誉为最伟大的电影艺术家之一。

库斯图里卡于1954年出生于萨拉热窝，1981年首次执导剧情片《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赢得了该年度的威尼斯最佳处女作奖金狮奖。第二部剧情片《爸爸出差时》(1985年)斩获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1995年凭借电影《地下》再次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

库斯图里卡执导电影十余部，并在多部影片中担任编剧。《流浪者之歌》《亚历桑那之梦》《黑猫白猫》《生命是个奇迹》等影片多次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柏林国际电影节等斩获奖项。

2016年，他出任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主席。

影像社会学

从日本电影《生存家族》看土地的价值

陈剑

《生存家族》是一部比较另类的日本电影。这是一部幻想片，但又不是科幻片；它描写灾难发生之后普通人如何应对生活，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灾难片；可以称之为喜剧片，但是在笑点之余又让人感到莫名的辛酸；甚至可以把它当成一部公路片，因为大部分时间主人公一家都在路上，但与传统公路片又完全迥异。

故事的情节并不复杂，主人公一家四口是生活在东京的典型日本家庭，父亲忙于工作，只在平年度假还有自己的假发，从不真正关心妻儿。而母亲也只知道埋头家务，对家里人唯唯诺诺。女儿和儿子更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对父母没大没小，一天到晚离不开手机和社交媒体，宁可买便利店的便当也不愿意在家吃饭。对于外公从鹿儿岛寄来的鲜鱼，抱歉，没人会杀鱼，只能放冰箱里面等着下次收到同样礼物的时候清理掉。至于外公通电话，拜托，这两个小崽子才没时间聊乡下的事情呢。

某一天早上，因为完全无法解释的原因，他们所在的公寓失去了电力，然后他们发现所有能走到的地方都失去了电力。又因为所有的通信方式通通失灵，他们无从知道事故的范围到底有多大。而且这不是停电，是完全失去电力：任何与电有关的器件统统失灵，包括汽车、高铁、飞机，以及用到电池动力的各种机器。是的，就连手机也没法用了。

没有了电力，也就没有了交通工具，超市很快没有食物可供出售，自来水自然也没法继续供给，唯一可行的交通工具只剩下了自行车。父亲决定带着大家骑车去大坂碰碰运气，因为听说那里似乎还有电力。历经磨难之后，他们终于到达了大阪，却发现这里也没有电，而人们都聚集在水族馆周围，吃着用里面的海鲜做的烧烤。但这也只是杯水车薪，水族馆的水产

品很快吃完了，一家人不得不寻觅新的方向。

在被一位养猪的农户收留之后，他们终于意识到，在这个没有电力的世界上，要想生存下去，只能回归土地。于是，一家人开始朝着外祖父所在的鹿儿岛进发，一路上还邂逅了同样骑着自行车，但却保持着舒适生活品质的户外达人一家，教给他们在野外觅食和饮水的方法。最终一家人搭乘着蒸汽机车来到了鹿儿岛，过起了男耕女织的小农生活，直到两年后的一天，电力奇迹般的恢复了，就如同两年前奇异的消失。

一家人回到了东京之后，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生活又回到了以前的模式。只不过，没有人再敢轻视外公送来的鲜鱼，而暑假在哪里度过？当然是鹿儿岛了。

影片中有一个情节很有意思，一家人想拿点东西去换些食物，这时排在他们前面的时髦男子拿出了劳力士手表和玛莎拉蒂跑车，却被食品店的女老板乱棒打出。理由？非常简单，这些奢侈品，在没有电力的农业社会，几乎毫无价值。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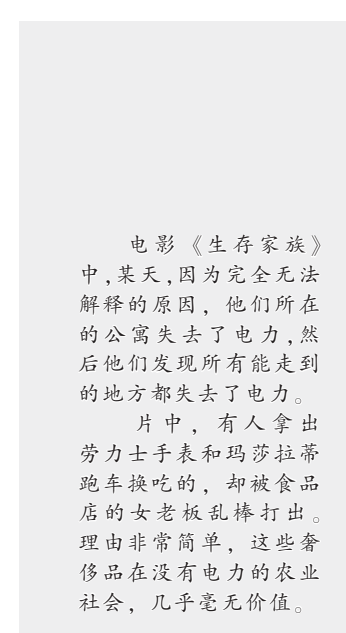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最有价值？

土地。大家可能认为这部电影体现的不过是极端灾难情景下的场景，但是请看一组数据：在过去十年中，美国农场土地的年均资本回报率为12.1%，而牛气冲天的美国股市指标S&P500仅有9.5%。不要小看这年均2.6%的差别，十年下来回报的差别就有66%了。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美国农地价格的大幅度升值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讨论一下土地在美国是如何定价的这个技术性问题了。

“土地如何定价”似乎是多此一问：市场上卖多少价钱，那不就值多少价钱吗？

其实不然。首先，土地作为一种实



电影《生存家族》中，某天，因为完全无法解释的原因，他们所在的公寓失去了电力，然后他们发现所有能走到的地方都失去了电力。

物资产，交易频率很低，其流动性远远不及金融资产；其次，土地交易的成本很高，往往需要在前期进行考察、评估，中期又需要竞标、融资，交易之后还要交割、付税，导致其实际价格不那么显而易见。这两条原因导致往往没有现成的二手交易市场可以直接找到最具代表性的价格。最后，土地的同质性远远不及其他的实物资产，如黄金、白银等贵金属，或原油、煤矿、铜等工业原料。紧邻的两块地，其价格可能由于规划用途、学区差异，价格相差甚远，这一因素使得以土地为标的大宗商品期货贸易也难以进行。

但这并不代表土地无法定价。在美国，对土地定价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边际农业价值定价法、实物期权定价法，和时间空间模型定价法。所谓边际农业价值，就是指这片土地上所有的未来净农业产出的折现值。在城乡结合部，如果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那么根据经济学原理，



土地的商业价值应该大致等于其农业价值，否则城市就会持续扩张，直到其边际商业价值等于边际农业价值。如果农业产出相对稳定，那这些土地的价值就基本由农产品价格决定。据报道，美国中西部内布拉斯加州的农业用地2011年在全美国的一片房地产萧条声中上涨了30%，其主要原因就是大豆的现价比历史平均上涨了40%，而玉米价格几乎翻倍。

对于城市里的商业地块，农业价值定价就不那么好用了，这时一般采用实物期权进行定价。所谓实物期权，是指拥有了土地之后，持有对其开发的权力。在考虑了投入的建筑成本、运营成本之后，其未来净现金流折现值最高的项目决定了这块土地的价值。比如在某块地上有三个可行的项目：停车场、电影院、百货商场。建筑成本、运营成本依次升高，但是运营收入也会水涨船高，考虑一定的资金回报率之后，最有利可图的项目

就应该能够确定这个商业地块的价值。所谓“黄金地段”，“寸土寸金”，倒也不是说说而已。美国商场的平均每平方米每年销售额大约是3000美元，但是拉斯维加斯的凯撒皇宫商场则达到了惊人的13000美元。不过和苹果零售店的56260美元比起来，还是相差甚远。

对于没有商业产出的住宅地块，目前在美国最常采用的是集时间、空间模型为一体的自动定价模型。这个模型的基本原理是考虑到同一住宅的同质性，对价格的变化采取时间序列的回归分析，来得到某一地区房价指数的平均变动。在此基础上，再对房屋的具体特征进行定价调整。这一办法最初是用于对房产进行估值，在对建筑成本进行估算和折旧之后，就可以得到隐含的土地价值。

那么，土地定价上涨对于经济来说，一定是件好事吗？美国农业部的经济学家们不这么认为。在2018年2

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们不担心地发现当下农业土地的高价格有可能是无法持续的，而农地价格的下降很有可能导致农场主的财政状况恶化。据统计，农场地产（包括土地及其上的建筑）占美国农业部门资产的80%以上。由于高净现金农场收入和低利率，2015年农场地产价值创下历史新高。然而，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农场现金收入净额下降，过去两年农地增幅大幅放缓，这引发了对农业的潜在债务压力的担心。该研究发现，农地增值降低了财政紧张的农场所占比例，特别是那些仅运营不到四分之一所拥有土地的农场。它还发现拥有至少50%土地的农场在高增值和高收益期间偿债购买了更多的农地。最后，使用计量经济学经济模型，该研究发

(作者为计算金融学博士、影评人)